

巴黎 不知道， 我在爱着你

北京、上海、台北、拉斯
维加斯、巴黎。
不管在地球的哪个角落，
只想和你在一起。

漪微

作品

Yiwei
WORKS

留法| **漪微** 用 1460 个日夜

倾情打造最治愈的巴黎暖伤青春小说

最美好的时光，是与你共度的朝朝暮暮
如果没有你，巴黎也只是晦暗的空城

独家赠送 /32P 全彩图文集《我在巴黎，你在哪里》
最切身的感受，最真实的巴黎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

巴黎
不知道，
我在爱着你



漪微

作品

Yiwei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不知道,我在爱着你 / 漪微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065-2

I. ①巴… II. ①漪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0109 号

书 名	巴黎不知道,我在爱着你
作 者	漪 微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 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张 燕
封 面 设 计	黄 梅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9.5
字 数	295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8065-2
定 价	24.80 元

Part I
尘雾之镜

001

CONTENTS

目录

Part II
云燕之潜

108

Outro
虞雪

280

Part III
幸运灵符

221

Outro
汤毅凡

289



Part I

尘雾之镜

BALIBUZHIDAO WOZAI AIZHENI



我从未爱过什么人。我以为这次我可以。
可我还是没有爱上你。
看来，他所有的拒绝都是算数的。

1.

易微婉起身踢掉脚边的雪，这才发现脚趾都冻麻木了。今年巴黎很反常，现在已经是早春，居然还会下这么大的雪。

天际微光初现，她在原地跺一跺脚，试图恢复脚趾的知觉。她超大号的化妆箱躺在旁边的长椅上，紧挨着的是个不停抽烟的高个子男人。为了这位莫名其妙失恋的主儿，她都没去参加她视若生命的学校舞会。从昨晚到现在，她留在楼上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所有人都会想念他们的party女王，奇怪她为什么没有出现。

这个晚上她有无数次想开骂的冲动，但看汤毅凡静静地抽烟、神色落寞的样子，又想到认识他这二十多年来，她极少见他这么难受，于是她只好作罢。

“您那个地儿，行不行？太阳都出来了，虞美人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啦，您就是把自己冻死也没用啊。”

汤毅凡不出声，只是把烟掐灭。

易微婉继续：“我可是连party都牺牲了，见证了你这苦等一晚的痴心。好了，你这也算是拉完屎，擦过屁股了，可以向前看了吧？”

男人闭了眼，吐出来六个字：“你不懂，她不同。”

易微婉望天：“你还说得押韵的话，厉害死了。”

她火大，汤毅凡每次失恋，都好像天塌了似的，连带着她的天也跟着崩塌。可能虞雪对他来说真的是与众不同吧，从他十五岁交第一个女朋友开始，这么多女人，她还真没见过他一定要带哪个来给她见见。她也是这几天才知道自己隔壁的模范好学生虞雪，居然就是汤毅凡的神秘女友。她想起自己曾在学校里欺负过人家，心里面有点过意不去，于是她这才答应他，来做虞雪的化妆师，帮她打扮好参加舞会，顺便给她道歉。

她没想到自己还是搞砸了。

万一京城钻石王老五top one的汤少这次真伤了心，她还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

二十二年前，她在汤家宅子里出生，汤叔叔一直将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尽管她此后另居他所，跟养父母和哥哥姐姐住在一起，但她与汤毅凡之间的友情却是无人能比的。他来上海必会来找她，她北上去帝都也都少不得吃他的住他的。她有难，他肯定第一个现身来救；他有难……好吧，他的难，她一般没本事救，但至少她能做到与他有难同当。零零星星、三三两两地算起来，他和她平均每年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在一处玩乐。汪宅是她长大的地方，而汤宅，于她而言，就像是大海中的一处棕榈小岛，她可以随波而去，肆意开怀。

如果问她，哪里是家？

说老实话，她不太清楚家该有什么样的感觉。除了那两座房子，其实她花了更多的时间流连在世界各地的酒店中。

圣诞的迈阿密伽蓝鸟的墙壁中嵌着的咸水鱼缸里，有她养的小鱼尼莫；巴黎的阿泰内广场，有她全世界最亲的人——“老管家”安东尼；常去参加的上海希尔顿的每晚不同的主题餐会，中学时每周四放学后，姐姐都会带她去玩。姐妹两人都藏起校服短裙，然后穿上丝袜，化妆成冶艳的成熟女子……有美好回忆的地方是那样多，却从没有一处地方，真正像她的家。

想哭的冲动在每天早晨惯性地袭来。

本来她以为巴黎会有不同，可她错了。从上海到这里，掐指算算四年已经过去，可她却仍在原地打转。

自由，有了；人生，却持续迷路，找不到家的方向。

有时她希望自己能像毅凡一样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目标明确，永不后悔。可他们朋友二十二年，她居然还是没有学到他的这一点长处。倒好像，她把自己的茫然传染给了他。瞧瞧这男人，她心疼了。

易微婉看着汤毅凡点燃另一支烟，顿觉自己忍不下去了，她开始在他身上翻来翻去。

汤毅凡终于有了反应，冲她咆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找你的车钥匙！”她吼回去，“你伤心，那就伤吧。咱们一次做一件事，行不？我先把你送回酒店，然后呢，您敞开了伤心，我帮您把酒都给点好，送您房间去；再给您点一个女人，脱光了，也送您房间去，您看

怎么样？”

汤毅凡听了这话开始笑，易微婉怀疑这厮是精神失常了。

“易微婉，我这二十多年来招你惹你了吗？我哪儿做错了，你倒说啊！”

微婉嘿了一声，作势要他收声：“停！您可别把原因往我身上推。我对您的女人简直就是低声下气了，我都准备好道歉了！是人家不让啊，我还要跪下来给她磕头吗？”

汤毅凡这才安静下来，脸色却依然乌青，但好歹容她七手八脚地把车钥匙翻了出来。她把他从长椅上拽起来，拉他去停车场。一路上，这人听话得跟小羊羔儿似的，她恨不得啃两口——她的Gala啊，现在她心里还滴血呢。

可没料到，车门刚被打开，他却突然从羊羔变回了野马。

他径直从她手里把钥匙抽了出来，反手把她甩了个跟头。

她毫无防备地跌坐在地上，晕乎乎的，看着他自顾自地上车，启动，然后扬长而去，看都没看她一眼。

她的手腕擦破了，风一吹，伤口跳着疼。

咬牙爬楼梯回房间的时候，易微婉对自己赌咒发誓，这笔账她迟早要跟汤毅凡算清楚。但她深知真要一笔笔算起来，往事种种，他们两个互欠的账实在太多、太复杂，到最后她未必能占到好，于是她只好作罢。她卸掉为Gala准备的妆容，站在梳妆镜前用卸妆棉一下一下地擦着脸，心里想着该怎么收拾眼下的局面。如果有机会，她会让这对情人重归于好。

一墙之隔的虞雪，她实在是再认识不过了。

虞雪高她一个年级，但作为这所商校中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中的其中两个，她们不仅互相认识，还共同做过课业。虞雪和她有着截然不同的活法，她深知自己绝不会像虞雪那样活，但她也绝不去评判虞雪。

如果你不喜欢某些事，大可以不去做，但要尊重做的人，因为那是他们的选择。

以一个二十二岁女孩的标准来看，她算是识人多的。从小到大见过太多活法不同的人，这让她很难再钻死胡同般地认为，什么活法是“好”或“坏”，

“正常”或“异类”，充其量，只是“不同”罢了。

她们结下梁子的原因，大概是前几天她开party吵了虞雪睡觉。虞雪过来敲开了她的门，当时她心情不好，语气也极坏，但关上门后，片刻她就后悔了，于是蔫蔫地遣走了所有人。是时，汤毅凡恰好在巴黎，于是她打电话把他叫起来，问他明早可不可以帮忙送她同学上学。他痛快答应的时候，她还感激涕零地赞他够义气，结果他紧接着就下了命令，要她和虞雪处好关系。

她真没想到汤毅凡现在喜欢的女人，居然就是隔壁的三好学生、王牌剩斗士——虞雪。

世界果真小。

既然虞雪是汤毅凡的女朋友，那么她总要给他三分薄面。平心而论，虽然汤毅凡对她是“猫一日”“狗一日”的，但对与她约会的男人，他可是从来都极给面子的。她N个前男友都被他约出去打过高尔夫或打过猎，据说这家伙还将这些球友和猎友集合成为“Vivien前男友俱乐部”。久而久之，圈子里的人都戏称，要想成为汤少的座上宾，就要先加入“Vivien前男友俱乐部”。

不是从她身上踏过去的男人，他也不待见。由此可见，此人是十足的变态。

想到这里，她顿时对虞雪产生了无限的同情——这个已经被学业和自我苛求压得直不起腰的女人，还要和变态约会，怎能不惹人同情？所以她昨天自告奋勇要帮虞雪化妆……天地良心，这女人是真的需要一个好的化妆师啊，好歹也算个先天条件不错的姑娘，她怎么能天天灰头土脸地出门，而且还安之若素？

再然后，她就把事情搞砸了。看来，虞雪只要见到她就不开心，无论她有多卑躬屈膝。

虽然她有种强烈的预感，汤毅凡和虞雪大概是吹了，但看他对虞雪这么上心，不像是玩玩的样子，也许，她应该帮他。

卸好妆，她也下定了决心，叩响了隔壁的门。

她闭着眼睛都能说出虞雪开门时的样子：黑框眼镜，把本来圆润通透的眼

珠遮得光彩全无；长发在脑后盘得一丝不苟，平添了二十岁年龄，让她提前迈入中年妇女行列；嘴唇干裂，没涂过润唇膏；指甲修得短秃，从没护理过；上面抬头纹，下面脖子纹……总之，灰头土脸。

虞雪不甚热情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对了，还有这冷酷刻板的声音。

易微婉睁开眼睛，不想朝她微笑，就尽量放软了自己的语气：“跟你道歉。”

“哦，好。”虞雪表示接受了她的道歉，然后她面无表情地关了门，显然是一句话也不想跟她多说。而从她摔门的那砰的一声来看，虞雪也不待见她，甚至连礼貌都省了。

好吧，这下，即便她是汤毅凡的女人，她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。

算她脑筋搭错，自己平白去找不痛快。憋着一肚子气回到房间，电话响了，她看看来电显示，结合他早晨的表现，掐指算到——今天的确是他的“狗一日”。于是她没接电话，衣服也不换，直接上床睡觉。偏偏电话不屈不挠地响着，她翻身抓过电话，设了静音，再设静音模式下不震动，世界终于安静了。半分钟之后，她的另一只手机也开始响。她无奈，翻身接起来。

这厮吵了她睡觉，一上来还先吼她。

“怎么不接电话啊，你？”

她向后倒在床上：“汤毅凡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收拾东西，明天之前搬出学生公寓。”

“随你！自己去跟他说！你们兄妹的夹板气我受够了！”

丫居然就这么把她电话给挂了。

易微婉挂了电话思考了许久。有时候汤毅凡的话得打个半折听，时不时地，“狗一日”也会进化成欠收拾的、专门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一日。昨天那一出，虞雪再一闹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折腾她来出气？而且，哥哥是不会来看她的，要来早就来了。

她干巴巴地笑，要来的话，他当初就不会让她走；要来的话，他当初就不会比她先走。

她越发肯定是汤毅凡故意捣鬼，这么无稽的谎都能撒得出来，居然拿哥哥撒谎。既然这么过分的事他都能做得出来，那这回不能随便算了，她必须严肃地告诉他，提起某些人是会让她很难过的。

就在她认定了汤毅凡是在骗她之时，一条语音留言传送了进来：“Vivien，听我说，现在事情很紧急……”

2.

接下来的事就真的由不得她了。要是让家里知道她没有住在规定的酒店房间里，而是私自出去找了别的住处的话，那她就会被剁成碎末，包进过年的饺子里，然后被姐姐一口一个地吞掉——虽然姐姐从来不吃饺子，但她会很高兴地吃她。

她敢保证，从13区搬到8区，这是她有史以来最迅速、最狼狈的搬家。她可以对汤毅凡的咆哮置之不理，但如果连安东尼也接到了电话，那么消息就百分百地可信了。一般的小事，哥哥是断然不会去主动联系她的，都是给毅凡打电话。这事挺合理，不管她在地球的哪个角落，找到汤毅凡就是找到她的最快的方法。尽管眼下他只是每个月来一两次巴黎，赶上工作忙时根本不来。

但这次，哥哥也打了电话给安东尼，这就说明事情很严重了，严重到需要汪敬哲先生拿出他监护人的身份来管。

抵达蒙田大道的阿泰内广场酒店时，易微婉远远就看见了汤毅凡在门口的花坛边儿上坐着，手里一下一下地玩着打火机。见她来了，他光抬头不起身。

她拉他一把：“那石头凉着呢少爷，再坐一会儿当心您以后没工具泡妞了。”她一边说一边用手势示意送她来的男朋友丹尼可以走了，该干吗干吗去。

汤毅凡我自岿然不动，拿眼珠子瞄她：“怎么着啊？”

“不就是一妞嘛，四十八小时之内帮你追回来。”见他露出不信的嗤笑，她竖了眉，“别不信，我最会做和事佬了，从小练就的本事！那几年我哥跟我

姐吵得天昏地暗的时候，你以为是谁两头捣糨糊啊？”

汤毅凡啧啧道：“那倒是。那两位，还有您爹您妈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您安全长到这么大真是奇迹。”

易微婉白他一眼：“废话就别说了，救命要紧。我哥什么时候到？”

汤毅凡抬腕看看手表：“本来他的飞机应该在一小时三十四分钟后准时到达，但您大小姐运气好，伦敦大雪，他们这班转机的人都被困在机场里头了。”他笑，露出两排皎洁如贝的牙齿，“怎么样，算是给你个缓期执行了吧？”

易微婉松了一口气，干脆跟他一起坐在了花坛边上。

“这雪又不是你召来的，别像上帝般慈祥地微笑。”

汤毅凡索性笑得更开：“我倒真不是上帝，不过是他老人家的大天使长加百列，专门来负责给你传福音的。好消息可不止这一个，你没看今天晨报吗？今明天戴高乐机场罢工，飞机得继续延误着。我刚才给你哥打了一电话，劝他找个不折腾的时间再来。他听劝了，所以你的警报解除了。”

听到这里才发觉不对，易微婉跳起来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家都搬好了他才告诉她这是假警报，这不成心害她吗？

“你看我横跨巴黎搬家觉得特好玩儿，是吧？”

汤毅凡满面笑意地点了点头。

整蛊成功。

这天杀的混蛋。

她毫不犹豫地踢了他一脚，他嘿的一声不敢笑了。她想让他知道，拿哥哥开玩笑是让她很难过的，但不管说了多少次，他从来都没听进去过。而拳打脚踢这一招，从他们还都是十二三岁时她就开始用了，但从来没管用过。

汤毅凡喘着粗气揉着他那倒霉的肋骨，面色发青：“不过你也真是惊弓之鸟。你不就是没听他们的安排，没住阿泰内广场，自己找了别的房子嘛。芝麻大的事，你哥能怎么你啊？”

易微婉沉默了几秒钟。

“我哥能怎么我，你可不知道。”

汤毅凡继续揉着，但手的速度渐渐慢了：“不知道什么？”

易微婉摇头，陈年往事，她现在不想提：“还有烟吗？给我一支。”

“不给。”

“那陪我喝一杯去？”

“不陪。”

“……那，肩膀借我靠一会儿。”

“终于提对要求了，过来。”

腮帮子放在汤毅凡的肩膀上，她看着安东尼指挥着搬家大队把东西搬回卡车上，准备运回13区的学生公寓。这时，她的眼睛突然有点湿润，她开始以为是自己哭了，几秒钟后才意识到，是天在下雪。就这样，她的心突然就清楚了。从小到大，她会为自己设定无数的幸运符，无论多难过时，只要有幸运符出现，那就意味着她会再次幸运起来。

生日，放鞭炮、吃饺子的红火中国年，城市日出，在跑道上滑行着即将腾空的飞机，还有覆盖一切的雪。

感到幸运是一件重要的事。幸福总会伴随着惆怅感，好像它随时都会从你指间溜走一样。而幸运，却不是这样。你知道一切都在转好，你知道自己的前进方向准确无误，命运的指针会指向你想要的东西，就算你自己也不清楚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，但命运终会让你知道。

一言以蔽之，对于她这样无梦想无追求的人来说，幸运远比幸福重要。

迎着雪，汤毅凡又掏出了打火机。

易微婉把头抬起来，高声抗议：“不让我抽烟，也别让我抽二手烟啊！”

“不想抽二手烟咱就得说话，你不说话我憋得慌。”汤毅凡哼了一声，“你怎么换香水了？我这一鼻子甜菜味儿难不难受啊，小婉儿同学？”

这是除了“提起哥哥”之外，汤毅凡做的另外一件让她感到非常讨厌的事——叫她“小婉儿同学”。少时在汪宅，爸爸妈妈和姐姐都会高雅得体地叫她“婉儿”，一字一顿咬得极清晰。而在她真正出生的地方，汤毅凡每次都用

称呼一只碗的心态，叫她“小婉儿同学”：“婉”和“儿”是模糊混沌地连在一起的，那么听来，自己本来很美的名字就被他给叫成了一种餐具。

“你别这么叫我，行不行？”

他沉默半晌，用眼神送走了一辆泊在他们身边很久的车子，然后他说：“你哥是怎么叫你的？这么多年我都没注意过。”

“他不叫。只要他说话，我总是会在他面前出现。所以他想对我讲什么话，只要说‘你’就够了，不用叫名字。”

她胸闷，今天汤毅凡似乎执拗地想跟她谈哥哥。

“一直是这样？”

她忍不下去了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你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也只说‘你’？我觉得，汪敬哲不是这么没情趣的人。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又把打火机给掏出来了，夹在修长手指间的打火机噌噌地冒着火苗。这收起、掏出，掏出、收起的动作，让她想起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课，叫作《套中人》。当那个装模作样的人不停地重复穿、脱外套这个动作时，你就知道他在掩饰内心极度的焦虑和恐慌。

而他掩饰了这一整晚的焦灼，她到现在才看出来。

她咬紧了嘴唇，站起身，疾步走进酒店大堂。那里只有飞快地吐着法语单词、不停地比画着的安东尼，根本不见哥哥的影子。

“不用找，他已经走了。五分钟前停在我们旁边的那辆车就是他的。”

她噙噙地走回来，瞪着他：“他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这取决于你没跟我说什么。”

“因为那些事都跟你无关！”

“好，‘那些事’跟我无关，好多年前的事了，就算有关也没用了。那你在巴黎的事呢？上个月的事呢？你堕过一次胎这事呢？”

“这就跟你有关了？反正不是你的！”

那一瞬间，易微婉为毫不顾忌后果地爆出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而悔得心拔凉拔凉。

她敢发誓，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忍住没扇她。

其实也没区别，因为她的两只耳朵已经被自己的声音震得嗡嗡响了，真的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3.

生平第一次，她的幸运符失了效。

窗外还在乌泱乌泱地下雪，她把脸埋进枕头里，装作自己是生长在此处的一棵植物，期待着在这个冬春交替的时节里愉快地被冻死。她只是需要个地方来逃避，而碰巧还记得通向这个房间的路，她就二话不说地跑上来了。

大概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蒙田大道的阿泰内广场酒店里，保留了一间芭比公主房，墙壁是粉白相间的条纹，床脚是粉红色的丝绒圆地毯，赤脚踩上去很舒服。芭比套房是专为八到十四岁的女孩设计的。她一向觉得，养父母和哥哥姐姐规定她住在这么个地方，不是偶然的决定。

就这样不知躺了多久，她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。

那人不会是汤毅凡，这厮长这么大还没有敲过门。有时候她把门锁上，他没钥匙，但那没关系，他有脚就行。

那是安东尼。

她勉强抬起头，眼线和睫毛膏的痕迹都落在了抱着的粉色枕头上，她这才知道自己哭得有多惨烈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我这里有Vivien最爱吃的东西哦！”隔着门，她依然听得出安东尼扁平的南部口音。

微婉干巴巴地笑了几声：“你买了Canalé？”

这来自波尔多的糯米小甜点一向是她的最爱。

“答对了！”

“可我最爱吃的不是这个，”她故意耍脾气，“我想……Macaron……”

“还是对的！我也有Pierre Hermé家的Macaron，还有Angelina家的Mont Blanc，Isafahan，Le Nôtre家的柠檬塔，Fauchon的Eclair，Amorino家的华

夫饼。”

哇哦，安东尼还真是打了不少的电话，把他能想到的一切都买齐全了。易微婉小姐依然不甚满意，无聊，无聊，他就不能想到一些她想不到的东西？

“还有，Jacques-Julien也在这里！”

好吧，他打败她了。她知道安东尼一定会想到Stohrer，却没料到 he 直接把人家的首席甜品师给请来了，任她点餐。Stohrer大概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甜品店，从1730年便开始为皇室制作甜品。

“唉，可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……”

奇妙的是，她开始认真地思索，自己此刻究竟想要什么。她抱紧沾满化妆品的枕头，灵机一动：“安东尼，我那个蛋糕形状的抱枕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从米兰带回来的，Maison Moschino，他们把那个抱枕送给我的……”

从米兰带回来的抱枕一直放在阿泰内广场酒店里，现在却没有了，大概是被老人拿去干洗了。

“衣橱左下角的第二个抽屉，就在那里面。”

她依言去找了，果然找到，这才稍微满意。就这样抱着它回到床上，她呆呆地坐了好久，窗外雪都停了，她才试探地喊了一声：“安东尼？”

“在呢，宝贝。”

“我还是很难受。无论吃的还是抱枕，都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到底想要什么呢？”

门外的人沉默了。

她噘嘴。

“宝贝，你……是想要一个不生气的毅凡吧。”

“……跟他说，如果他现在来道歉的话，我就原谅他。”

其实她不是这样的人。全世界，只有对汤毅凡，她才可以耀武扬威。反正他一逮着机会也从不惮以最恶毒的手段欺负她，两人总能扯平。来到巴黎之前的那十八年，除了汤毅凡，她对人生中的每个人，都不得不卑躬屈膝，哑忍委屈。

她没有得到生母的遗传，学不会活得不畏人言。

她的生母名叫易染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最有名的女演员之一，一生在香港和欧洲之间颠沛流离，但易染就是有本事能在废墟上走出步步莲花来。她对生母没有多少记忆，后者在她四岁时开车冲下了大海。但她记得自己曾问过爸爸是谁，生母让她重复那个答案无数次，直到她记住——你没有父亲。我独自生育了你。我就像那些植物一样，是雌雄同体的。

在汪宅时，养母几乎每天都在对她说，她与生母出奇地像。但其实，她没有生母的清高，反而一直是没骨气、没主见的跟屁虫，怕被哥哥姐姐所抛弃。

来到巴黎之后，她小心翼翼地踏出盒子，终于尝到了自由的滋味。现在，对任何人，她都能不在乎他们的看法，自我地活下去。她不评判别人，也不会让自己被别人的评判所影响。所以如果虞雪不让她开party，她就会直接叫她见鬼去。但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几个人，你会在乎他们的评判。堕胎之事是个无稽的谣言，你别指望精英商学院的女生有多成熟，她们无聊时一样会编排别人，而且她前段时间的确是玩的疯了点，弄得自己进了医院。只是她没想到这件事会传到毅凡耳朵里，她还不至于平白就怀疑到虞雪头上，但真希望自己知道是谁该死地多了嘴。

过了好久，屋里才响起安东尼小心翼翼的敲门声。

“宝贝，毅凡刚刚离开了，北京忽然有急事找他。”

“安东尼，道歉这种事是不能等的。”她义正词严地谴责他，心里有座塔在逐渐崩塌。

“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他呢？……你知道，这样他就可以隔着电话跟你道歉。”

她觉得这主意不错：“我正是这么打算的。”她一边拨号一边狡辩，“不是我一定要找他，是我总得给他个机会说对不起。”她朝安东尼赞许地点头，“这样他就没有借口说是我不理他了。”

她将听筒放在耳边，电话已接通，她仍自顾自地说着：“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我给了每个人机会，对不对？只要他的道歉足够诚恳，我肯定马上……安东尼！”